

《刊叢究研學文國中》



# 係關的播傳與學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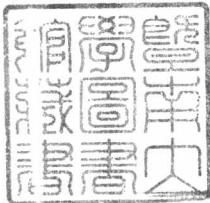
編主會究研學文典古國中

行印局書士學 澎臺灣

20-05  
2012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

# 文學與傳播的關係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港台书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學與傳播的關係／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初版--臺北市：臺灣學生，民84；

面；公分.-

ISBN 957-15-0679-6 ( 精裝 )

ISBN 957-15-0680-X ( 平裝 ).

1. 文學 - 論文, 講詞等 2. 大眾傳播 - 論文, 講詞等

810.7

84005125

文學與傳播的關係（全一冊）

著作  
者：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發  
行  
人：丁  
行  
所：台  
灣  
學  
生  
書  
局  
治

臺  
北  
市  
和  
平  
東  
路  
一  
段  
一  
九  
八  
號  
郵  
政  
劃  
撥  
帳  
號  
○  
○  
二  
四  
六  
六  
八  
號

電  
話：  
三  
六  
三  
四  
一  
五  
六  
F  
A  
X：  
三  
六  
三  
六  
三  
三  
四

本書局登  
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一一〇〇號

印  
刷  
所：國利印製有限公司

地址：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五六八巷26號  
電話：二  
二  
五  
二  
八  
一  
七

定價  
精裝新臺幣三六〇元  
平裝新臺幣三〇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初版

82803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15-0679-6 ( 精裝 )

ISBN 957-15-0680-X ( 平裝 )

## 〈代序〉文學與傳播

李瑞騰

文學作品以文字為其表現媒介，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表情達意，而這情意之表達是否能迅速、準確而有效，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傳播。

當文學脫離了創作母體之後，必經過所謂傳播的階段，而後始能社會化，這個社會化的過程促成讀者經由作品和作者進行對話，它可以非常簡單，也可以複雜至極，不管怎麼樣，文學作品是因此有了存在的意義，它的可能的功能，也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產生的。

當文字發明，人類除了口頭傳播，又加上了文字傳播；當印刷術出現，文字的傳播更可以穿越時空；當印刷術愈來愈發達，雜誌和出版都成了必得經之營之的事業，文學出品傳播得更廣更久了。但文學的整體活動也因此起了結構性的變化，於是從傳播的觀點來註釋文學活動，就有其迫切需要了。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與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曾於民國八十一年四月間舉辦文學與傳播關係研討會，在文學與傳播關係的這個主題下，試圖從傳播觀點解釋古今文學活動，並討論如何建立文學傳播學及其分支學科，檢討傳播媒體面對文學的態度和作法，以及討論傳播與文化、

電視媒介與人文教育之關係等問題，這無疑是一場整合性的知識論辯，觸及的不只是過去文學傳播史，也面對當代的文學傳播方式，甚至於討論到媒介轉換的再傳播現象。我們希望從這個會議開始，往後有更多的人來關切並研究與此相關的課題。

召開這樣一場學術研討會是我多年的心願，乃藉著擔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理事長的機會來實踐，不過活動之所以能夠順利完成，則全賴空大出錢出力，陳義揚校長，人文學系前主任林益勝教授、現任簡恩定教授以及空大同仁的學術熱情，令人感動。時任古典文學會秘書長的周彥文教授，任勞任怨以執行會務，我將恒久感念。至於論文集的編印完成，則是現任理事長龔鵬程教授的功勞；學生書局長久以來斥資出這類毫無利潤的學術著作，令人敬佩。

民國八十四年二月二日於台北

## 作者簡介

· 介簡者作 ·

唐翼明 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周彥文 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林明德 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

簡恩定 空中大學人文學系教授

蔡詩萍 聯合晚報副總主筆、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班研究

李豐楙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

白靈 本名莊祖煌，臺北工業技術學院化工科副教授

向陽 本名林淇濬，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

李瑞騰 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路況 本名萬胥亭，文化評論者

李瞻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廖峯香 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文英 空中大學人文學系講師

沈謙 空中大學人文學系教授

# 文學與傳播的關係 目 錄

· 錄 ·

〔輯二〕

魏晉南北朝時代學術與文學傳播的新方式.....唐翼明.....一  
宋代坊肆刻書與詩文集傳播的關係.....周彥文.....二三  
文學與傳播的關係.....林明德.....四五

——以梁啟超《新民叢報》為例

五四新、舊文學傳播的評議.....簡恩定.....六一

代序.....李瑞騰.....I  
作者簡介.....III  
〔輯二〕

台灣文學傳播模式的觀察.....

蔡詩萍.....八一

屏東東港溫王神話與王船祭.....

李豐楙.....九三

——兼論民間文學的傳播及其社會功能

媒介轉換.....

白靈.....一四九

——文字書寫與空間展演

副刊學的理論建構基礎.....

向陽.....一九三

——以台灣報紙副刊之發展過程及其時代背景為場域

後期文季研究.....

李瑞騰.....二二七

——文學媒體編輯觀點之考察

從當前傳播媒體的發展看文學的困境.....

路況.....二五三

〔輯三〕

人文教育與電視傳播.....

李瞻.....二六五

從文化角度看大眾傳播的社會責任.....

廖峰香.....二八三

• 錄 目 •

傳播與文化 ······	沈文英 ······	二九九
偏義複詞的文化意義 ······	沈謙 ······	三一三
〈文學與傳播關係研討會〉議程表		

# 魏晉南北朝時代學術與文學傳播的新方式

唐翼明

(一)

中國古代在魏晉以前，文學未嘗獨立成科，孔門四科之一的「文學」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學術，與後世所謂文學者大異其趣。文學的自覺起始於建安前後，曹丕在《典論·論文》中的一段話最能代表文學獨立意識的覺醒，他說：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sup>①</sup>

他這裏所說的「文章」正是後世「文學」的意思。曹丕把文學的重要性提高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在那個時代是了不起的見解。我們不要忘記，文學在兩漢（以及兩漢以

前）是根本沒有地位的，文學家不過是皇帝的玩物，宮廷的點綴，司馬遷說：「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sup>②</sup>枚臯說：「爲賦迺俳，見視如倡。」<sup>③</sup>這些並非憤激之詞，實在是真實的寫照。漢宣帝號稱開明，也只認爲寫辭作賦僅僅「賢於倡優博奕」而已。<sup>④</sup>所以，像司馬相如這樣的大文豪要靠狗監的推薦才能進宮，東方朔這樣的才子在宮廷裏的待遇只與逗笑的侏儒差不多，終其一生裝瘋賣傻，揚子雲這樣的文學家兼思想家也奚落自己的辭賦，說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sup>⑤</sup>

這種狀況到東漢末葉才開始有所改變，漢靈帝於光和元年（公元一七八年）創設鴻都門學（校址在洛陽鴻都門，故名），以辭賦書畫爲主要課程，乃是這種改變的最初消息。但鴻都門學的創立卻引起了軒然大波，正統學者與官僚貴族群起而攻之，說是「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sup>⑥</sup>直到「曹氏基命」的建安時代，在處於統治地位，而思想解放、作風通悅，且又富於文學才華的曹氏父子倡導之下，文學的創作才成爲一時向慕的風氣，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而文學家們也受到社會的尊崇，成爲意氣風發的時代寵兒了。

但是文學的獨立成科，則還要等到兩百年後的劉宋時代。元嘉十五年（公元四三八年），宋文帝征召名儒雷次宗至京師，立儒學館於北郊雞籠山，次年，又詔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吏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sup>⑦</sup>於是，儒、玄、文、史四館並立，史稱「四館學」。文學之獨立成科，成爲社會的共識，實始於此。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史學家范曄（三九八—四四五）在其撰寫的《後漢書》之文人傳記部份，乃於《史記》、《漢書》的「儒林傳」外增設「文苑傳」，正是這種社會共識的反映。此後史書儒林與文苑（或文學）並立便大抵

成爲慣例。

但同時代的人也還有沿襲成規而仍以「文學」泛指一般學術（包括文學在內）的，例如劉義慶（四〇三—四四四）《世說新語》前四篇以孔門四科名之，曰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其中文學就是一般意義上的學術，而非特指的文學。值得注意的是，《世說》「文學」篇共一百零四條，卻明顯地分成兩個部分，前六十五條都是跟學術有關的（只第五十二條是例外，可能是後人誤置），而後三十九條卻都與文學有關。可見劉義慶心中已有文學別於一般學術的概念，他一方面按傳統把文學與學術都放在「文學」名下，但同時又在排列次序上把二者分開，不使雜揉，正可以看出他兼顧傳統與新變的良苦用心。

要而言之，文學與一般學術，在魏晉以前是不分的，魏晉時則在分與不分之間，南朝以後才終於獨立成科，但也還有仍舊貫而不分或分而不清的。有鑑於此，我們在考察文學傳播的時候也就很難把它與一般學術的傳播截然分開，這是本文把二者放在一起討論的主要原因。

## (二)

「學術與文學的傳播」中的「傳播」，應當包含兩個向度：一個是時間上的，所謂「流傳後世」；一個是空間上的，所謂「播揚遠近」。前者造成傳統，後者造成普及。

魏晉以前，中國的學術與文學是靠怎樣的系統，以怎樣的方式傳播的呢？  
我以為主要是靠兩個系統：一個是宮廷系統，一個是學校系統。

先說宮廷系統。

遠古時代，官師政教合一，所謂「學在官守」或「學在王官」，除了「王官之學」外，沒有別的學術（自然包括文學在內），有知識的人，大都在宮廷之內。如果略去民間口耳相傳的東西不計，則宮廷可以說是文化傳承的唯一管道。後來雖然有學校系統的建立，分去一部份文化傳播的功能，但宮廷系統在魏晉以前始終是學術與文學傳播的重要渠道。

宮廷系統對於學術與文學傳播的功用主要表現在對於學術與文學作品的收集、保存與整理上。讀《漢書》《藝文志》這一點看得最清楚：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至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憫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教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掇其指意，錄而奏之。

那時的人，若著了書，想要得賞識與傳播，多半就只有詣闈獻書之一途。《史記》卷一二六《東方朔傳》云：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

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

當然也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但最後也還是要靠他的子孫或別的識者推薦給朝廷，才能得到更好的保存與流播。

#### 古代學術與文學傳播的另一個重要管道是學校系統。

中國古代的學校制度建立甚早，相傳虞設庠，夏設序，殷設瞽宗，周時則天子設辟雍，諸侯設泮宮。到漢武帝時始立太學，設五經博士，同時在郡國立郡國學，地方則有鄉學，從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辦教育制度。

除官辦學校外，還有私辦學校。戰國時，私人講學之風已盛極一時，孔、墨、孟、荀、學徒都累百上千。但那時的學徒，多是跟著老師周遊列國，並沒有固定的場所。到漢代，尤其是東漢以後，許多大儒都設帳授徒，地點固定，私人講學也就變成私立學校了。

官辦學校和私辦學校，構成一個遍布全國的學校網，成為學術與文學傳播的最有力也最有效的管道。於是，先前主要由宮廷系統擔負的學術與文學傳播的功能到漢代以後便主要由學校系統擔負起來了。

以上便是魏晉以前學術與文學傳播的大概情形，因為不是本文的重點，乃略述其概要如此。

(三)

宮廷系統與學校系統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仍然存在，自然也仍然發揮著一定的學術與文化的傳播功能。但是，這兩個系統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都相應削弱，宮廷是威權不振、篡亂相尋，學校是時興時廢，名多實少。因而對於學術與文學的傳播，也就遠不如兩漢之有力。

這個時候，卻有些新的傳播方式出現了，是前此所無而對後世頗有影響的。我覺得最重要的有兩種：清談與文會。下面分別來談談。

先說清談。

清談起源於漢末太學裏的「游談」之風，經過從黨錮到魏初的半個世紀的醞釀，在魏太和初年正式成形，而在正始年間達到它的第一個高潮，以後歷經西晉、東晉、宋、齊、梁、陳（北朝亦有，但不盛，亦不重要）六朝。約四百年，到隋統一中國才告消失。儘管其間隨時局與政治而有盛衰起伏，但那四百年中，清談一直是當時知識份子中最流行的、最普遍的一種學術活動與智力遊戲。

關於清談的具體細節前人與時賢都迭有論述，筆者有一本專著《魏晉清談》亦將在最近出版，此處不擬多論。我想在這裏特別指出的是：清談也是魏晉時出現的一種嶄新的學術傳播方式。

清談把兩漢太學中那種家法森嚴、一本正經、專制氣味甚濃的講經改造成一種融匯各家、平等參與，且帶有競賽的遊戲意味與心智娛樂色彩的自由論辯。清談的舉行不拘場合、不拘地

• 式方新的播傳學文與術學代時朝北南晉魏 •

點，沒有師徒之分，尊卑之別，只要有兩個論辯對手，隨時可以組成一個談坐，有聽眾固然好，沒有聽眾也無妨。而論辯的內容，幾乎無所不包，舉凡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都在清談的範圍之內。既有儒、道、名、法等各家的舊觀點，亦有時賢提出的新命題，例如本末有無之辨、自然名教之辨、才性之辨、聖人有情無情之辨、言意之辨、君父先後之辨等等。相對於兩漢太學的講經，魏晉的清談可說是一種大解放，不僅是內容的解放，也是形式的解放。隨著這種解放，學術（其中也包括文學）便由太學生普及到一般知識份子之中，由一家（儒家）獨傳變為百家爭鳴（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百家爭鳴）、由陳陳相因（拘守師法、家法）變為推陳出新。

讓我們從《世說新語》中舉幾個清談的例子，略對上述觀點作一證明。

《世說新語》（文學）篇第十九條云：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爲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爲爾，將受困寡人女婿。」

這是一個極佳的例子，說明當時的清談如何在遊戲、娛樂的氣氛中發揮了普及和傳播學術的功能。一個普通的喜慶聚會場合，片刻間變成一個既愉快又緊張的辯論學術的清談談坐。清談的主客雙方都是當時一流的清談家，一流的學者。郭象大名鼎鼎，無需介紹，裴遐則據孝標

注引鄧粲《晉紀》云：「遐以辯論爲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冷然若琴瑟，知與不知無不歎服。」可見也是一時之英。當天郭、裴二人的清談非常精彩，以致「四坐稱快」，雖然內容無法考見，但以此二人的學養與造就，他們所辯論必是當時尖端的學術問題則可以確定。聽衆中固有名士，亦有王、裴家的青年子弟，輕易易地就可以親眼看見，親耳聽見當世一流學者對一流問題的論辯，真是何幸如之！這裏所體現出來的自由平等的氣氛又豈是兩漢時代那種呆板的家法森嚴的講經所可比擬？

再看幾個例子。

《世說新語》〈文學〉篇第三十九條：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

又同篇第四十七條：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粗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粗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

又同篇第五十三條：